

戴淑慎女士編纂

分類評注
古今女子文庫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分類評註

古今女子文庫卷之五

書牘類

書五十六首

書之爲體。自秦漢以來。皆用之於親知往來問答之間。易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劉勰曰。書體宜條暢以任氣。優游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觀此則可知所以從事於其閒矣。

漢卓文君與司馬相如書

文君臨邛富人卓王孫女。十七而寡。司馬相如客遊臨邛。飲於卓氏。文君竊窺而悅之。相如因以琴心挑之。遂夜奔。相如與馳歸成都。其後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新。嗟世之人。兮。贅於淫而不悟。朱顏鬻明鏡。缺朝露晞。芳絃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

加餐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芳馨悱惻。動人肺腑。

錦水

在四川亦名錦江（杜甫詩）錦江春水來天地即此

漢班婕妤報諸姪書

託言屬見所賜趙婕妤書以相比。元帝被病無悵。但鍛鍊後宮貴人書也。類多華辭。至如成帝。則推誠寫實。若家人夫婦相與書矣。何可比也。故略陳其長短。令汝曹自評之。

後漢杜泰姬教子書

中人。情性可上。下也。在其檢耳。若放而不檢。則入惡也。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宓子賤帶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恆。爲天下名士。後漢杜泰姬戒諸女及婦書

吾之妊身。在乎正順。及其生也。思存於撫愛。其長之也。威儀以先後之。禮貌以左右之。恭敬以監臨之。勸恪以勸之。孝順以內之。忠信以發之。是以皆成而無

不善。汝曹庶幾勿忘吾法也。

寥寥數語。已盡得母教樞要。

後漢楊禮珪敕二婦書

吾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急務者。使知苦難備。

與敬姜論勞逸之旨相同。

後漢李文姬敕弟燮書

文姬南鄭趙伯英妻。太尉李固之女。父爲梁冀所免。兄憲公季公罷官歸。文姬嘆曰。李氏滅矣。與二兄議匿弟燮於父門。王成亡命徐州。久之遇赦。燮得還。乃以此書敕之。

先公爲漢忠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梁冀已族。弟幸濟。豈非天乎。慎勿有一言加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是又掇禍也。

後漢陳惠謙戒兄子伯思書

惠謙張亮則妻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患年不長也。且夫神仙愚惑。如繫風捕影。非可得也。後漢竇玄妻與夫書

竇玄平陵人。帝以公主妻之。其妻遂爲棄婦。故作書寄玄。

棄妻斥女。敬白竇生。卑賤鄙陋。不如貴人。妾日以遠。彼日以親。何所控訴。仰呼蒼天。悲哉竇生。衣不厭新。人不厭故。悲不可忍。怨不可去。彼獨何人。而居我處。天下最怨毒者。莫如棄婦。此文悽惶宛轉。想見其搶地呼天。無可告語之苦衷。

後漢徐淑答夫秦嘉書

徐淑瀧西人。上郡掾秦嘉妻。嘉適郡。淑病不能從。嘉以詩贈。別後復作書遺之。淑亦作詩并書答之。嘉死。淑毀形不嫁。旋以哀慟卒。

知屈珪璋。應奉藏使。策名王府。觀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未宜。抱歎而已。日月已盡。行有伴侶。想嚴莊

已辦發邁在近。誰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裂。而君是履。身非形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是詠萱草之喻。以消兩家之思。割今者之恨。以待將來之歡。今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日玩意移往而不能出耶。

婉變多姿。與六朝人之柔靡不同。

執鞭

言御者也。論語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比目

魚名。其目皆比。連於上面故名。

後漢徐淑再答夫秦嘉書

既惠令音。兼賜諸物。厚顧殷勤。出於非望。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情想髣髴。操琴詠詩。思心成結。勅以芳香馥身。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不設也。未侍幃帳。則芳香不發也。

詩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讀此文。知作者不徒以文辭勝人。卽就其德行而言。已足爲東漢一代賢明婦人矣。

後漢徐淑爲誓書與兄弟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夙遭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儻俛求生。將欲長者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覲於黃泉。永無慚色。仁兄德弟。旣不能厲高節於弱志。發明德於闇昧。許我從人。逼我干上。乃命官人。訟之簡書。夫志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博我以文。雖曰旣學。吾謂之未也。

按杜預女記。謂淑喪夫守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故爲此書云云。觀書中義正詞嚴。足令不良兄弟讀之。無地自容。

儻俛

同題

高山景行

(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疏)以山之高。比人德之高。故云。古人有高德者。則仰慕之也。德者在內。未見之言行者。已見施行之語。德則慕仰多行。

則法行故仰之思齊（論語）見賢思齊焉（注行之異其文也）包咸曰思與賢者等

魏宣武卞后與楊彪夫人袁氏書

瑯琊開陽人本儒家女曹操納之於譙後丁夫人廢遂爲繼室生子不彰植不受漢禪尊爲皇太后

卞頓首貴門不遺賢郎輔位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薄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不自勝夫人多容卽見垂恕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疋房子官錦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按袁夫人本袁術姊妹爲楊彪之妻楊修之母操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爲後患故因事殺之而卞夫人乃復作書慰藉其父母且措辭極爲得體誠不愧爲老瞞之配也

魏楊彪夫人袁氏答卞后書

彪袁氏頓首頓首。路跂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甯。四海歸仰。莫不感戴。小兒疏稀。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違趨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銜哀茹苦。而不能形之筆墨間。想見其胸中無限酸辛。

晉衛瓘與支法師書

衛稽首和南。近奉勅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衛隨世所學。規模鍾繇。遂歷多載。年廿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衛有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適媚。師可詣晉尙書館書耳。仰憑至鑑。大不可言。弟子衛氏和南。

文氣似西漢

和南論僧人合掌作禮也急就章書名漢史游所作自始至終無一複字爲童蒙識字之書鍾繇三國時潁川人官太傅

書繇書若飛鴻王逸少即王羲之字

晉孫氏答夫書

孫氏句容人。吳郡散騎常侍孫宏之女。許邁之妻。邁好道。立精舍於懸溜山。遣妻還家。爲書以謝絕之。孫氏乃答以此書。

愚下不才。侍執巾櫛。榮華福祿。相與共之。如何。君子駕其大義。輕見斥逐。若以此處遇曠。非婦人所便。昔梁生涉嶺。孟光是携簫史登臺。秦女不舍衛人。修義夫妻同行。老萊逃名。伉儷俱逝。豈非古人嘉遯之舉者。許君乖離矣。寥寥數語。有援引。有斷制。的是合作。

晉孫瓊與虞夫人書

孫瓊吳興人。松陽令鈕滔之母。有集二卷。今不傳。

瓊聞興言崇德。聖主令德。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祖吳國亡民富春孫彥。妻瓊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殞。

喪殞半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結處不下一贊語。截然而止。可謂薦牘中創作。

服膺

猶言存之胸中（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晉孫瓊與從弟孝徵書

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軍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園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著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可施乎。

同一娛樂之事。而一則以興。一則以敗。其間區別之微。不能以毫髮計。豈獨好鶴一事爲然。文能於此中參透消息。可謂獨具隻眼。

晉陳氏答舅母書

陳氏劉臻妻。晉書本傳。謂其聰慧。能屬文。當時稱謂女流中名宿。

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一作季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殃厲橫流。艱禍仍遘。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並天歲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崇基殞於一簣。仰痛殄滅。俯悼二弟。斯人斯命。當可奈何。母年踰耳順。備經百罹。一紀之中。四遭至痛。目前廓然。三從靡託。窮悼中發。情馳難處。

風格似兩漢。不當於典午中求之。

晉陳氏與妹書

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叙。自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熟詠反覆。觸言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文辭富麗。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備起予。先君既體宏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盡忠。行己也恭。

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儀者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真。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爲喻耶。可共詳之。

抑揚反覆。具見作意。末段論老莊之短處。尤徵特識。

後魏王肅妻謝氏貽夫書

肅爲齊祕書丞。聘江南謝氏。及北歸。後魏爲尙書令。復尙公主。謝氏爲尼。以書與肅。肅乃造正覺寺以棲之。

妾以陋姿。獲侍巾櫛。結褵之後。心協琴瑟。每從刺繡之餘。間及詩歌之事。賁鳳嘴以聯吟。燕龍涎而弔古。當此之時。君懷金石之貞。妾慕松筠之節。雖菡萏之並蒂。比翼之雙飛。未足方其情誼也。頃緣讒隙之生。遠適異國。猶憶臨岐分袂。言與涕零。親戚送者。皆爲感歎。嗚呼。歲月易遷。山川間隔。君留薊北。妾在江南。鴻帛杳然。魚書不至。言念及此。未嘗不顧影徘徊。泣數行下也。邇年以來。益復情懷恍惚。鏡臺寂寞。披覽往牒。見畫眉之勝事。則膏沐無光。想舉案之休風。則

珍羞不旨。閱未終篇。廢書長想。春花空豔。秋月徒圓。子規時助其哀。寒蛩亦增其戚。秦嘉徐淑。豈伊異人。妾之薄命。一至於斯。前者北使至南。聞君爵列尚書。聯姻帝室。夫尚書爲喉舌之司。典領樞機。參贊庶務。銀章紫綬。焜耀一時。況以蕭史之才名。配弄玉之芳姿。或攜手於花前。或彈琴於月下。迴視牛衣對泣之時。不啻人間天上。獨可歎者。既有絲麻。遂棄菅蒯。糟糠之妻。白首飲恨。使宋宏高義。專美千秋。妾獨何心。能不悲哉。嗚呼已矣。衰秋蒲柳。倍加憔悴。昔日纏綿。總成幻影。感連理之分枝。悼盛衰之變態。晨鐘一叩。萬境皆空。自茲而往。妾惟繡佛長齋。參稽三乘。借菩提之揚枝。洗鉛華之繁豔。豈更盼鸞鵲於水中。望鴛鴦於塘上乎。但念機上之絲。本爲箔上之蠶。雖云得絡。詎屬無情。况脩途困頓。達人所憐。不敢望寶箔之迎。庶少鑒若蘭之志。得假片刻。以罄鄙懷。妾之願也。惟君圖之。

女兒多情。男子薄倖。自古已然。謝氏此書。婉而多諷。怨而不怒。世間不少薄倖郎。讀之其亦有動於中乎。

北周閼姬遺子書

閼姬北周丞相宇文護之母。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恆冀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歿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豁然獲展。此乃仁侔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別之時。年尙幼少。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鮮于修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入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與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別。

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回京。吾時與汝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奴望見鮮于修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最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來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著紫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於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草木。母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

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飢不得汝食汝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旣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怪

初讀此文似覺刺刺不休嫌其繁冗然細按之則又無一字不出於母子之天性宜字文護得此書後悲不自勝也

唐崔鶯鶯答元微之書

鶯鶯永寧尉崔鶯女顏色豔異尤工文詞與元稹爲中表適同寓河東普救寺時軍人大擾稹屬將黨護之崔免於難崔母鄭夫人命崔出謝稹心動誘其侍女紅娘以詞挑之鶯答之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遂通焉明年稹赴長安文戰不利久不至而崔竟委身於人稹至以外兄求見崔不出以詩絕之